



# 追隨母親的足跡

## 我寫林海音傳的心路歷程

夏祖麗

時間過的非常的快，轉眼就是一年，林海音女士是於二〇〇一年的十二月一日去世，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們四個兄妹祖焯、祖美、祖麗、祖葳辦了追思會，在追思會裡，痲弦先生以史蒂文生的《安魂曲》來表達他的追念，同時也以歌德晚年寫的一首小詩感嘆人生的短暫無常，但是藝術創造卻是永恆不變。我記得那首詩是這麼說的：

樹兒也不動，鳥也無聲  
稍時你也要安靜  
在這個靜止無聲之中  
從林子裡傳來一個聲音  
那就是海潮的聲音

海音的聲音，這個聲音是中國文壇永恆的聲音，很多年輕一代在這聲音裡得

到鼓勵，繼續創造了文壇的光輝。齊邦媛教授以「失散」來形容送別林海音的心情，好像失掉了一個親密的朋友，散了一個聚了幾十年都不會散的會，告別了一個充滿回憶卻永遠不再回來的時代。在那個時代裡大家都很年輕，有許多的渴望、很多的成功，而林海音憑著她的智慧、才氣、努力以及過人的擔當和心胸，成爲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。齊教授形容林海音女士是一個命運的富貴之人，她一生照顧別人，充分的利用她自己有的，去幫助那些沒有的，她說這麼多年來因爲有林海音走在前面，有林海音說的：「怕什麼？去做嘛！」而使她不敢軟弱。

### 書寫林海音傳

我想這就是林海音女士給很多人的感受，我曾利用兩年的時間書寫《林海音



傳》，寫完以後我有一種脫胎換骨的喜悅，內向的我也從其中釋放出來，我好像回到了與母親面對面工作十年的純文學出版社。今天大家希望我來談一談書寫《林海音傳》的經驗，這是一段刻骨銘心的經驗。

一九九八年十月，我接受天下文化的邀稿時，並沒有想到會如此的繁雜，當時以為只要做一些訪問就夠了，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。一九九九年春天，我先從南半球的澳洲回到台北，我由幾方面進行訪問：林海音女士文壇的好友，包括五〇年代的女作家群，還有她主編聯副時所提拔的許多省籍作家。很高興鄭清文先生、鍾肇政先生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書信，尤其是林海音女士在一九九九年病倒了，已經不太能接受訪問，因此她早年的書信就成為最有力的證據。譬如說林海音女士為何離開聯副，我訪問了許多人，但是都無法還原事情的原貌，後來我在鍾肇政先生處找到了一封很重要的信，原來林海音女士因為刊登了一首詩，而在白色恐怖時期不得不離開聯副，兩個禮拜之後她寫了一封信給鍾肇政先生，表達她當時的心情，我想這封信比我用任何文字來描述都有力得多。另外我還訪問了兒童

文學界，因為林海音女士晚年的作品有絕大部分是兒童文學，還有其他朋友、親戚等等。我並用錄音的方式訪問了我們三個兄妹，雖然我們生長在同一個家庭，因為年紀的不同，大家在對家庭的回憶也不盡相同，我不能只用我個人的回憶來寫林海音傳，我還必須收集我們兄弟姐妹所有的回憶。我發現幾乎每個人的角度都不太一樣，像老大祖焯跟老么祖葳相差了十二歲，這十二年差距的感受與經驗一定不同，因為祖葳接觸到的父母是晚年的父母，而祖焯所接觸的是最早年的父母。

### 親訪北京城南

我也親自走訪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。北京是林海音成長的地方，從五歲到三十歲離開，在那裡居住了四分之一個世紀，她最著名的作品《城南舊事》，就是以一個小女孩的眼睛看北京城南成人世界的悲歡離合，女主角英子，就是林海音的第一個名字。到了城南我走遍了林海音成長的足跡，她一共住過七個家，大部分的家我都親自拜訪，她婚後住過兩個家，一個是永光寺街的大家庭，一個是自組小家庭的南昌街我也去了。當我走在城南時，才知道原來林海音女士上學的時候，一定會經過文化街（琉璃廠也就是文化街），基本上城南在世界很多國家都是比較民俗的。



一九四八年林海音回到她的第一故鄉台灣，也是住在城南，就是重慶南路三段植物園一帶，並住了二十五年。在北京時，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觸，其實林海音女士寫《城南舊事》，她所懷念的那個北京城並不具任何的政治意義，它就是一座城，一座充滿民俗的北京城，海音女士對那個城市，以及城市裡的人物、風俗都非常的懷念。

### 童年——心靈的故鄉

童年對一個作家非常重要，上個禮拜天在國家圖書館有一場「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」，有一位學者以林海音《城南舊事》和張愛玲《對照記》發表論文，談到張愛玲生長於上海，林海音生長於北京，林海音是京派，張愛玲是海派。她們兩個人只相差兩歲，但她們的童年卻不一樣，林海音穿的是棉襖，張愛玲穿的是小洋服，我想這樣的對照很有意思。事實上，林海音對一個城市的懷念超過了所有的東西，那個城裡的人物、很多地方、景色都永遠烙印在一個作家的心靈深處。

很多人都好奇，林海音女士離開北京四十四年，為什麼她的北京話比今天的北京人還要道地，他們認為語言跟她的童年是不能分開的。北京的語言在變，可是

林海音在台灣，一個台灣姑娘卻維持了最原始的北京語言，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。林海音女士也可以講非常道地的台灣話，一九四八年剛回台灣時，她的台灣話還有一點奇怪，後來就非常的流利，當你聽到她講台灣話時，很難想像她也可以講非常道地的北京話。昨天我遇到客家委員會的專門委員張典婉女士，她說林海音女士的客家話雖不熟練，但是發音非常的準。林海音的作品受很多人喜歡，因為她掌握語言的能力很強，她吸收語言的時候非常敏銳。《城南舊事》在大陸受歡迎，正是因為它寫的是一個世界共通的人性，這本書先後被翻譯成英文、德文、日文、法文、義大利文，並且出版兒童繪本。

當我寫《林海音傳》時，我做了非常充分的準備，訪問了很多人，錄製了一百捲的錄音帶，並閱讀她所有的作品、書信。有一點我一直謹記在心，我認為史料非常重要，為了史料、為了真實，我情願犧牲部分的文采。事實證明，很多人認為這本書很重要的部份就是史料的充分與完整，也替後繼的研究者節省了很多工夫，但是對我而言，卻是一段非常辛苦而且刻骨銘心的書寫過程。



## 我也是參與者

二〇〇〇年的六月我回來交稿時，得到一個反應，很多人認為我是林海音的女兒，一定寫了很多與母親相處及共同工作的經驗，席慕蓉說她最想看的就是這一部分。我一直認為應該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來寫母親的傳記，可是讀者卻想知道你身為她女兒的心情，因為我在林海音的生命裡，不只是一個觀察者，也是一個參與者與目擊者。所以在林海音回到台灣以後的章節，我試著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交錯的方式書寫，這是一種新的嘗試，到底好不好呢？後來我請教一位教授朋友，他在澳洲教英國文學，他說在英文裡面有「詩的破格」，詩人為了達到詩的韻律，有的時候會破格演出，他認為一個女兒來寫母親的傳記，也可以破格演出，這對我是一個非常大的提醒與鼓勵。所以我在交稿後又跟天下文化說請暫緩，我要重新改寫。我大膽的把童年回憶跟母親的豐富的一生交錯演出，這個新嘗試得到很多人讚賞，許多人跟我說，她翻開《林海音傳》總是先看宋體字，因為書中第一人稱都是用宋體字寫的。

## 北京的小婦人

向陽先生看了《林海音傳》後曾寫了一篇文章，他非常重視書中有關林海音女士童年的描述，因為他想知道一個台灣家庭在北京的故事，我們過去所看到的史料，並沒有紀錄一個真正的家庭如何在那裡生活。林海音女士的童年我並沒有參與，我完全憑著各種的作品以及資料，然後親歷其境來回想...，非常有意思。當時在北京的台灣人大概四十多人，包括洪炎秋先生、張我軍先生，絕大部分是知識份子，我的外公林煥文先生年紀最大，所以這些留學生常常到林家開會、吃飯。我曾訪問我的堂兄，他跟林海音女士相差八歲，是北京外語學院退休教授，我請他回憶一下，當年林海音女士的家庭，是怎麼樣一個家庭？他說在北京的晉江會館是台灣福建鄉親最常去的地方，晉江會館既不屬於當時的北京社會，也不屬於台灣（在遙遠之台灣的那個社會），更不屬於日本，因為日本人當時還在統治台灣，他們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社會，那裡面的人因為同質性比較高，彼此很照顧。又有一位歷史系的教授說，當時的晉江會館住滿了台灣的福建鄉親，很多人用福建話交談，裡面的燈光很亮，非常溫暖，林家前院還種了很多花。我覺得這情景很像小婦人電影，南北戰爭時爸爸在軍中，四個女孩子



跟著媽媽，小婦人裡面的老二Joy（喬），獨立的性格與林海音很相似。林海音女士十三歲時失去父親，下面四個妹妹，還有一個弟弟，圍繞著母親辛苦的生活。這位小婦人後來嫁入一個很像紅樓夢般的大家庭，這個家庭有九個兄弟姊妹，我的父親排六。林海音女士從一個無拘無束的小家庭，嫁到一個有上百年歷史，從南京移居到北京的大家庭裡，一個台灣姑娘要怎麼適應一個書香大家庭呢？那是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。其實在追蹤母親生涯足跡的過程裡，最大的受惠者就是我。

### 實踐純文學

林海音女士有一項很重要的成就，就是對台灣文壇的貢獻。我訪問鄭清文先生時，他給我看了一封信，是林海音女士一九六八年寫的，當時林海音女士五十出頭，今天很多五十歲的女人已準備退休了，但是她正開始創辦《純文學月刊》，後來又辦了純文學出版社。當我製作林海音女士大事年表時，我把當時的社會背景與她的年齡逐一對照，一九六八年的台灣仍是一個封閉的社會，她創辦純文學出版社並不是很容易的事，尤其在政治肅穆的時代，她做到了，並且做得非常成功。鄭清文先生說如果沒有林海音女士，台灣文

壇也許會晚個十年、八年也說不定。

剛剛祖焯也談到她是一個既有膽識又很有勇氣的女人。民國五十四年聯合副刊的『船長事件』，因為有諷刺執政當局的懷疑，她當天立刻離職。多年後父親和我談起，當天聯合報社長王惕吾先生打電話說這首詩有問題，父親和母親就決定立刻辭職，在那個年代我的父母就有足夠的勇氣智慧去面對這些事情。父親說我們不做這件事情還可以做許多別的事情，果然隔年母親從美國訪問回來就創辦了《純文學月刊》。在《純文學月刊》的發刊詞中有一句話，就是「說自己的話，做自己的事」，他們要用自己的力量，不受牽制地做一些事，實踐純文學的理想。林海音女士為當時的社會帶來了方向，當時的讀者是很幸福的，有一個領導告訴你們什麼是文學，這是我特別要談到的感受。

格林公司郝廣才先生曾說，林先生和夏先生在那個時代靠一個人的力量做了許多事情。我常想，海音女士這豐富的一生是她一個人成就，還是旁邊有許多助力呢？林海音十三歲喪父，外婆並沒有受過什麼教育，但她讓這個家沒有孤兒寡母的悲涼氣氛，唯一父兄的角色就是張我軍先生，很可惜的張我軍先生去世多年，她



給林海音女士多大的影響我不知道。另一個對林海音女士影響很大的就是夏承楹先生，我父親生長在書香世家，他唸中學、大學時，是中國教育最好的時代，五四運動也在那個時期萌芽，那個時代給了他許多啟發，林海音女士嫁給了這麼聰明的丈夫可以說是相輔相成。林海音女士有客家

和閩南的背景，出生日本，成長於北京，在台灣她充分發揮文學上的活力，好像我們今天所講的政治正確性她都具備了。這樣一個豐富多元的人生，我希望不只是《林海音傳》，還有更多的學者作深入的探討。

〈丁櫻樺記錄整理〉



### 作者簡介

夏祖麗女士，為林海音女士的女公子。曾擔任《婦女雜誌》編輯、純文學出版社總編輯。早年以寫人物專訪著稱，近年來旅居澳洲，視野更為開闊，筆端拓及散文、兒童文學與移民文學。編著有《她們的世界》、《握筆的人》、《人間的愛情》、《異鄉人，異鄉情》、《天堂鳥與奶瓶刷》、《南天下的鈴鳥》、《從城南走來—林海音傳》等書；曾榮獲圖書金鼎獎、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。